



丁玲延安作品集

我在霞村的时候

陈明 编

我在霞村的时候

丁玲延安作品集

陈 明 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我在霞村的时候

丁玲延安作品集

陈 明 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百花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2 印张 6 插页 296 千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 7-5419-7664-4/I·411

定价：19.00 元

读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厂址：西安长延堡工业区 邮编：710071 电话：5256640

前　　言

肖云儒

这是丁玲延安时期作品第一次汇成专集出版，辑选了丁玲1936年11月到1944年10月这9年间，在延安期间创作的小说、散文、通讯、杂感和其他文学作品65篇。丁玲在这一时期的的艺术作品，譬如剧本《重逢》和《河内一郎》，以及虽完成于延安却孕育于前几年的文学作品，譬如小说《东村事件》，没有收入。

丁玲于1945年10月离开延安去华北，至今已有54年。1985年，丁玲复出后重返延安，至今也有14年了。这本书实在出得稍感迟了点。现在出来了，又恰逢第八次全国丁玲学术研讨会在延安召开，实在又是适时的。

延安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根据地。延安文艺是中国革命文艺走向繁荣的育苗圃。丁玲是延安和整个解放区文艺重要的开创者、组织者。

丁玲于1936年11月11日到达陕北保安，十来天后，即11月22日，在党中央、毛泽东大力支持下，她和李伯钊、成仿吾共同倡议成立了解放区第一个文艺组织——中国文艺协会，对全国革命、进步的文艺运动起到了极大的示范和促励作用。她主编的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是解放区最重要、影响最大的革命文艺阵地。她倡议组建并担任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是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出入枪林弹雨，为民族解放战争和民族统一战线服务的“第一团”。

在文学创作上，延安时期的丁玲同样做出了重大贡献。此书收入的八个短篇小说，是民族解放战争的烽烟图，是劳苦大众生活的风情画，有的作品，像《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在医院中》，还以

极真切犀锐又极曲折细腻的笔法，描绘了中国老百姓在精神和感情世界的觉醒，开掘了这个觉醒过程中的人道和人性内含，以及人性和文化环境相颉颃导致的心灵困惑，达到了同时代、同题材作品罕有的深刻度和前瞻性。上海时期的丁玲，写散文很少，到延安后，为着即速表现新的现实、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丁玲以鼓荡于胸的热情写了大量的散文、特写、通讯、杂感。她最早白描了高级革命将领彭德怀，切实地表现了红军、八路军和陕北民众的生活，为普通工农兵群众造像，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文学画卷。在贫瘠的陕北高原，丁玲获得了创作大丰收。

延安时代是丁玲人生和创作的一个重要枢纽站，也是丁玲文化精神和艺术精神的一个全息切片。

丁玲怀着浪漫的理想激情来到革命圣地。她受到优礼有加的欢迎，她提出的一系列建议无不得到支持，很快付诸实践，产生很大影响。丁玲的生命，无论是政治生命还是艺术生命，在各个维度上都得到了相当的实现。一颗飘浮无着的心有了归属。但是我们只能说这是丁玲在延安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她看到的更多是延安在政治、社会生活上的解放和进步，感到的更多是自己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实现和满足，参与的也更多是延安的政治、社会生活。这一阶段的丁玲，政治、社会的生命在一定程度上掩藏着女性的、艺术的生命。前者的成功暂时抑制着、也消解着后者的欲求。

等到进入第二阶段，一方面丁玲更深入腠理地进入了延安的精神生活和陕北的传统文化，在令人振奋的新生活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感觉到一些实际存在着的缺失。另一方面，当丁玲由政治社会的实践性活动逐渐沉入编辑和写作的精神活动，精神生命、艺术生命开始从政治社会生命的覆盖下腾升，人文理性和批判眼光也开始从革命激情和赞颂视角中沉淀和结晶出来。她开始以作品继续着、深化着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中期的社会问题和女性问题思

考。只是以前写的是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现在写的是娜拉革命后怎么办，那些置身斗争中的男性革命家感觉不到或感觉不深的东西，女性艺术家，特别像丁玲这样从文化启蒙和女性解放路上走过来的艺术家却痛切而又沉重地感觉到了。这也许就是丁玲在延安的几篇作品，特别是小说作品，具有女性、人性色彩和人道、人性追求的原因吧。

延安生活内里的文化历史缺失，当然是民族文化历史局限的一个表征。这种局限和缺失的根除，远不是一场民族革命战争或政治社会改造可以完成的，有的人因此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丁玲却不宽容。于是，当丁玲举起艺术批判的笔，就有人同时举起了批判这一批判的社会政治的“枪”。笔头愈是鞭辟入里，枪口便抬得愈高。灾难几乎是必然的，无可逃避的。灾难显示了一个有生命激情和女性意识的革命作家在革命阵营中的孤独和无以对话。有如鹰隼因了自己犀锐的眼力和电光般的速度永远只能孤独地翔于高天远云。隔膜不只滋生误解，有时也会生出妒恨，以致在社会运动中酿成大火。丁玲以后接踵而至的灾难，在这时已经预示——当然，她穿越炼狱焕发出的辉煌，从这时起其实也已经开始孕集。

和丁玲风雨同舟的陈明先生在编辑此书时，以《我在霞村的时候》作为她延安作品集的书名，我想不止是因为以前曾以这个篇名出过她的小说集，也不止是因为这篇小说在现代文学史甚至现代革命史上的知名度，它显示出陈明老作为亲历者和过来人的感受和感喟。光阴过去了一个甲子，这篇小说，这个地方，这些人，正在被历史烟尘喻态化为一种象征。我在阅读中，思绪常常从“霞村”洇出来，在中国历史、中国革命、中国文化、中国文人的诸多问题中泛漫，实在感喟良多。我想起 1985 年 4 月陪丁玲、陈明夫妇重访延安，二老在清凉山茶亭落座，主人恳请题辞，他俩你一句我一句随嘴道出四句韵文，曰：“重上清凉山，酸甜苦辣咸，思来又想去，还是延水甜。”说尽了他们对延安、对延安时代那种复杂难言的心情。

丁玲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她的命运和她的创作，倒可以用《庄子·知北游》中的这几句来表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现在已经无言、无议、无说的丁玲，用她在这些作品里呈现的生存状况，告诉我们很多很多。

1999年6月4日夜，西安谷斋

目 录

前 言 肖云儒(1)

1936年

刊尾随笔 (1)

作于 1936 年 11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6

广暴纪念在定边 (2)

作于 1936 年 11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到前线去 (5)

作于 1936 年 12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南下军中之一页日记 (8)

作于 1936 年 12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彭德怀速写 (11)

作于 1936 年 12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5

1937年

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 (13)

作于 1937 年 1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警卫团生活一斑 (17)

作于 1937 年 3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 (20)

作于 1937 年 4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文艺在苏区 (30)

作于 1937 年 4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 | |
|-----------------------------|-------|------|
| 七月的延安 | | (33) |
| 作于 1937 年 7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3 | | |
| 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前(附:日记一页) | | (38) |
| 作于 1937 年 8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 |
| 我们的生活纪律 | | (41) |
| 作于 1937 年 8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 |
| 重逢 | | (43) |
| 作于 1937 年 8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3 | | |
| 河西途中 | | (60) |
| 作于 1937 年 10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 |
| 冀村之夜 | | (65) |
| 作于 1937 年冬,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 |
| 临汾 | | (71) |
| 作于 1937 年 10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 |
| 孩子们 | | (76) |
| 作于 1937 年 11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 |
| 关于自卫队感言 | | (80) |
| 作于 1937 年冬,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 |

1938 年

| | | |
|-----------------------------|-------|------|
| 马 辉 | | (82) |
| 作于 1938 年春, 收入《丁玲文集》卷 5 | | |
| 致征子、寒曦、沸沁 | | (85) |
| 作于 1938 年春, 收入《丁玲文集》卷 10 | | |
| 致孩子剧团 | | (87) |
| 作于 1938 年 4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10 | | |
| 序《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岗卫们》 | | (89) |
| 作于 1938 年, 收入《丁玲文集》卷 6 | | |

| | |
|----------------------------|-------|
|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跋 | (92) |
| 作于 1938 年 7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6 | |
| 写在第三次公演前面 | (94) |
| 作于 1938 年夏,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
| “民先”与“文研” | (97) |
| 作于 1938 年夏,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
| 西安杂谈 | (98) |
| 作于 1938 年夏,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
| 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 | (103) |
| 作于 1938 年夏,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
| 说欢迎 | (105) |
| 作于 1938 年夏,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
| 勇 气 | (107) |
| 作于 1938 年夏,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
| 说到“印象” | (109) |
| 作于 1938 年夏,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
| 压碎的心 | (111) |
| 作于 1938 年, 收入《丁玲文集》卷 3 | |
| “民先”在战地服务团 | (117) |
| 作于 1938 年秋,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
| 战地服务团再度出发前应有之注意 | (119) |
| 作于 1938 年秋,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
| 略谈改良平剧 | (121) |
| 作于 1938 年秋, 收入《丁玲文集》卷 6 | |

1939 年

| | |
|-------------------------|-------|
| 新的信念 | (127) |
| 作于 1939 年春, 收入《丁玲文集》卷 3 | |

- 秋收的一天 (145)
作于 1939 年秋,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我怎样来陕北的 (153)
作于 1939 年, 收入《丁玲文集》卷 5
- 县长家庭 (159)
作于 1939 年 9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3
- 致楼适夷(两柬) (171)
作于 1939 年, 收入《丁玲文集》卷 10

1940 年

- 真 (173)
作于 1940 年 4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入 伍 (175)
作于 1940 年, 收入《丁玲文集》卷 3
- 在医院中 (193)
作于 1940 年, 收入《丁玲文集》卷 3
- 我在霞村的时候 (212)
作于 1940 年, 收入《丁玲文集》卷 3
- 开会之于鲁迅 (230)
作于 1940 年 8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5
- 大度、宽容与《文艺月报》 (232)
作于 1940 年 12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1941 年

- 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 (233)
作于 1941 年春,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干部衣服 (236)
作于 1941 年春,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 |
|-----------------------------|-------|
| 夜..... | (238) |
| 作于 1941 年, 收入《丁玲文集》卷 3 | |
| 战斗是享受..... | (245) |
| 作于 1941 年 9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
| 材 料..... | (247) |
| 作于 1941 年 9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
| 我们需要杂文..... | (250) |
| 作于 1941 年 10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
| 1942 年 | |
| “三八节”有感..... | (252) |
| 作于 1942 年 3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
| 《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一〇一期编者的话..... | (256) |
| 作于 1942 年 3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6 | |
| 风雨中忆萧红..... | (259) |
| 作于 1942 年 4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5 | |
| 关于立场问题我见..... | (263) |
| 作于 1942 年 6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6 | |
| 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 | (268) |
| 作于 1942 年 6 月 | |
| 十八个..... | (273) |
| 作于 1942 年 7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
| 1943 年 | |
| 二十把板斧..... | (278) |
| 作于 1943 年冬,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

1944 年

- 田保霖 (284)
作于 1944 年 6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5
- 三日杂记 (291)
作于 1944 年 6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 (303)
作于 1944 年 7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老婆疙瘩 (346)
作于 1944 年 8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记砖窑湾骡马大会 (348)
作于 1944 年 8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4
- 民间艺人李卜 (356)
作于 1944 年 10 月, 收入《丁玲文集》卷 5
- 袁广发 (363)
作于 1944 年秋, 收入《丁玲文集》卷 5
- 后 记 陈 明 (371)

刊尾随笔*

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摧毁敌人；但我们还不应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枝笔！

一枝笔写下了汉奸秦桧，几百年来秦桧就一直长跪在岳庙门前，受尽古往今来游人的咒骂；《三国演义》把曹操写得很坏；直到现在戏台上曹操的脸上就涂着可怕的白色，那象征着奸诈小人的白色。所以有人说一枝笔可以生死人，我们也可说一枝笔是战斗的武器。

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发了一封致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书信，虽说国民党还没有答复，可是许多不说话的人也说话了，说这应该商量商量呀！一些反对共产党的也缓和了他们的成见。但我们提出的一些意见不是一下便会被全中国人民所拥护，因为他们还不能了解，所以我们要从各方面发动，使用笔，用各种形式，那些最被人欢迎的诗歌、图画、故事等等，打进全中国人民的心里，争取他们站在一条阵线上，一条争取民族解放抗日的统一战线上。革命的健儿们，拿起你的枪，也要拿起你那一枝笔！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 本文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红军中华副刊》的编后记。——编者

广暴纪念在定边

飞机今天没有来，好像有个失望的东西在每个人心中回旋。

“哼！就昨天来侦察一下算了么？他娘的×用！”

门口有卖甜酒酿的过去了，小商人又进了城。街两边也堆了些白菜和萝卜。穿老羊皮大衣和长袍的人多了些，不时有系铃铛的小驴子走过去，上边端坐着一个定边女人，罩头的丝巾丢了，换上黑色的丝绒的帽子，帽子上钉一排五颜六色的假珠宝。

“今天十二了，下午三点钟开纪念会。”这句话在每个部门、单位传着。一些方块大字从一些屋角里拿了出来，上面写着“纪念广州暴动，开展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

小旗子也拿在手上，一些粗糙的手。许多动人的口号，许多人们的心里话，都写在上边！

“同志！你那个歌还没有唱熟，你再练习练习吧！”

“姿势随便一点，不要老站在台当中不动，同志，你看我……”这是准备在晚会上表演的剧社里的同志在排练着。

在太阳照耀着的空场上，七八个，十几个人一团，热烈地讲着九年前的今天，广州暴动的一些光荣的史迹。

有一点风，天气还不显得十分冷，虽说水一滴在地上就结冰。

胖胖的商会副会长，腆着大肚子，踱过了县委的办公室，又踱到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部长房里，重复说着他要打电报给蒋介石的事：

“这个不对呀！用向老百姓募捐祝寿的钱买来的飞机，不去打

日本，却天天来定边城恫吓我们老百姓，害得许多小商都不敢进城来！他们一天不做生意，就没有饭吃呀！这到底是个什么道理！红军要打日本，他反来阻止，我们应该打个电报去问问呀！”

电稿很快就有人替他拟好了，他还罗嗦着，他幻想着蒋介石会有电报回复他。

开会时间到了，有的队伍走进了城隍庙。城隍庙里，先来的群众拥挤在大殿上，大殿两廊是泥塑的判官们。哗笑声从人们的口中流出。

队伍陆续进来了！党校的学生也排队来了！他们举着旗帜，整齐地站在前面。主席台上的人，在一些标语中出现了，坐在地下的队伍都唱起来了：“广州暴动苏维埃，中国革命新纪元……”

一群回民也和汉人一起走进大殿。戴着皮帽的蒙古人，带着和善的笑容，一个挨一个的踏进了会场。

开会了，主席团的人都站在台上。

“啊！你看祥升店的老板也在那里，他做什么呀！他不是红军呀！”

“那个铁匠，你看那傻样子……他不傻呢，他还说话，他说的多快呀！”

“莫做声，听他们讲什么。”雷样的掌声一阵响了过后，又响了一阵。

“纪念广州暴动！……”两廊上，后边台阶上的群众在哄叫声里也跟着举起了拳头。

许多人，一个又一个的演讲之后，天色暗了下来。队伍连结成一条长的龙，沿着黄色的街道，穿过钟楼，从一些布店、皮货店的门前向东门走去。两旁店里又走出一些看热闹的人，看见队伍里的熟人，就大声喊着：

“张大娃子！你也参加了，好哇，到哪达去？”

“加入游行！”

于是这人的龙更加长了！

出了东门，队伍便趋向南走。在黄昏里，长城像一条灰色的线，远远的水波似的伸展在沙漠的原野上。

城隍庙里地上，零乱堆着一些砖块，几盏吊灯，在主席台上悬挂了起来。人影在灯下晃动。

等到人群再回来，演剧就开始了！这些戏都是临时赶编赶排的，由一些没有经验的演员来扮演的。但是却得到群众的欢心。每一个节目演完，台底下那些盘腿坐在地下的人群便喊着：“再来一个！”站在两边的人也欢笑拍手响应着。

屋檐下的麻雀被惊醒了，飞到了枯树上，又从枯树上飞到黑暗里躲去了。

演剧继续着，着红衣的舞蹈也在掌声中出现在台上了。铅色的天空，沉沉的罩着会场，繁密的星辰，眨着眼，人们忘却了冷，这塞北的冬夜。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远方睡觉的号音送来了！人们的兴味还浓烈。在全体合唱的歌声里，人们才从那矮的门口被吐了出来。他们还不断地唱着，和重复着一些口号！

在天上，静静地躺着一条淡淡的天河。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